

綠猗草堂文集

綠漪艸堂文集敘

念生子之爲古文曰典雅詳明爲體不爲議論恢肆其辭必稱其事而曲盡細微如治絲經緯及成錦綺爛然時或清省端緒寥寥意理至周情味彌遠至丐俚俗輕淺及奇澀怪僻之言終其篇卷未之有也是可曰謂古之文矣余曩游湘潭獲與念生子交知其爲潭中老詩人稍聞其稱禹貢說文之學未之詳請也頃在會城其事書局兩人之季皆幾六十老人尤相親與因各商平生所得余乃始知念生子曰訓詁究經義多有出丐我翰諸儒攷證之外又益健爲詩與人酬和疊韻至數十不休皆妥貼圓妙出奇無窮少季才人不逮也至其爲古文又如是

余曰是服念生子夫文字者篇章之始也書契作而有文屬其文而爲辭因曰形狀萬物紀天下之事通古今之情故文辭之道雖至今可知也苟明乎爲言之理斟酌本末因質而敷繁簡廉肉惟所取之歸亏有章而已烏有平秦漢唐宋之分哉念生子學博而不襍才多而不流經義也詩也古文也一也余嘗喜學爲文而未能識字思從念生子求其說當其劇論時輒從旁詰鯁牴牾用爲戲笑而其實無曰易之也念生子之識字多矣爲文無戾乎古之義其體則左傳國語漢書韓柳氏皆近之學者所當師也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巴陵吳敏樹敘

署理廣東巡撫郭嵩燾跪

奏爲方今要務最急於崇尚實學振興人文敬舉所知目  
隆

聖化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惟六經遺訓垂二千季升降隆污已成治亂每覽  
漢臣董仲舒之言請不在六藝之科孔氏之術者皆絕  
其道弗使并進惟其行之有本而後推而崇之乃羣知  
有所歸我

聖祖仁皇帝冲齡踐祚值三藩之亂征調頻仍而急延訪儒臣  
詔書徵聘不絕於道耆儒宿學聚集京師用目成一代人文之

盛而開億萬季治平有道之基竊見近季以來捐例廣  
開人尙虛浮士鮮實學武臣之效力者功業稍著於一  
時儒臣之在列者學行遠遜於

前代

臣

在粵兩季所見績學之士踐履篤實堅持一節者二人

一曰番禺舉人候選教諭陳澧行誼淵茂經術湛深近  
季廣東人才由該員陶成造就者爲多臣愚曰爲宜置  
之國子監使承學之士稍知學行本末光益

聖化一曰南海生員鄒伯奇木訥簡古專精數學

臣

愚曰爲

宜置之同文館使與西洋教師會同課習算學開示源  
流又垣里居習知者四人一曰保舉同知湘鄉朱宗程

究心理學精練世務與羅澤南李續宜劉蓉至交出入  
旬幕十餘季目親老堅辭仕進劉蓉等大不忍強也一  
曰長沙貢生丁敘忠質行精粹深明易理季老而學益  
篤一曰巴陵舉人吳敏樹文修行潔學識崇深一曰湘  
潭拔貢生羅汝懷篤於古學廣博易良在江蘇所訪知  
者二人一曰蘇州生員顧廣譽研精經學力敦實行一  
曰揚州生員劉毓崧覃思博覽崇尚樸學又臣咸豐九  
季奉

命查辦山東海口稅務至膠州館書院旁詢知掌教爲布衣方  
潛詣譚竟夜知其學識堅強卓然有目自立臣愚曰爲

朱宗程宜由

皇上特召簡用丁鉞忠吳敏樹羅汝懷顧廣譽劉毓崧方潛等并宜置之八旗官學特選肄業諸生責曰講課又浙江海甯諸生李善蘭淹通算術尤精西法宜與鄒伯奇并置之同文館曰資討論曰上各員學詣各有不同而立心純實德性堅定皆足矜式浮靡曰化鷲陵奔競之習而開敦龐博厚之風

朝廷擇尤獎擢使學者有所觀感奮興不獨人才日盛卽遇

國家議論建置猶可資其諸習掌故斟酌道要曰知得失

利病之源臣愚昧之見謹據所知上陳伏乞

聖明採擇謹

奏



候選內閣中書羅君墓表

荅陵楊羣珍誤

君諱汝懷字念生姓羅氏湘潭人也自少異敏能奮弓學甫冠  
卽飭諸生旋得選貢 廷試不遇歸遂絕意進取視榮利泊如  
也家素多藏書日枕籍其中弓羣經多所辨證弓輒精許氏學  
旁及金石文字攷訂真偽極精案尤搜討弓楚故輯諸先正遺文  
幾八易寒暑成書二百卷自元明迄今靡有滲漉嘗有沈沒至  
數百季之久雖其子孫不及知一旦再顯弓在論者謂有功楚  
文獻可繼南邨老所弓屍綠漪園頗饒水竹之勝晚授龍山芷江  
訓導俱棄去之簪綠漪艸堂詩文集數十卷其他簪尚多可謂

宏覽多聞之君子余交君計四十餘載不謂非久故今其孤克  
進狀其行諡乞褒墓遂不辭而爲之表

羅研生先生家傳

普化李 楨撰

先生諱汝懷字念生湘潭羅氏祖紹龍增廣生父修澍 恩賜  
八品冠帶兩世皆躋大耄先生少從伯兄江學季十九補縣學  
弟子員曰優廩生選道充丁酉拔貢先生自弱冠卽吐棄俗學  
探極羣籍期至於古人其治經壹從小學始曰爲段偃明朕後  
經訓明審形聲曰知段偃知段偃曰辨訓故而曰達於義理故  
先生之所得解爲多其他如地理沿革歷代法制氏族金石  
篆隸先朝掌故是非疑侶之界窮源竟委攷證明白皆可據依  
湖南自嘉道間新化鄧訓導顯鶴襄揚文獻採摭略備先生志

趣故與鄧先生雅合乃益起而賡之旁搜遠摭詮述贍覈不捐  
細大其漢書篤好一如飢渴之於食飲逮後大府聘修襄忠錄  
通志得益肆蒐討已旣其表章而所輯文徵一書始元明迄  
國朝已來凡繫掌故治政學術之大甄錄博富尤卓爲楚南人  
文之鉅觀又已荅陵明楊閣部嗣昌瓊才蒙詬獨其後嗣嘗爲  
清雪乃徵綜事實爲設身平心已論之其不欲苟同愛憎有如  
此先生家法儉肅外篤舊故興舉縣中事無遺利嘗爲巡撫恂  
公陳備灾裕民無逾積穀恤公蹕之檄牧令導民輸貯至今利  
賴同治初湘陰郭侍郎嵩燾撫廣東薦先生於朝不果用嘗  
納貲候選內閣中書晚授芷江龍山訓導皆不就先生旣已樸

學高季魁鄉邦士夫之望搢紳耆舊爭下曰禮當途聞風致慕  
請謁而先生冲虛邊斂持其節一不易可謂聞修克己之君子  
矣曰光緒六年九月卅日粹於石潭里居年七十七先生本名  
汝槐字研生憂後取詩小宛有懷二人之義易今名并徙字焉  
晚自號樸根居士箸書凡若干種行於世其若干種藏於家子  
六人長蘆優埶生高才能文世其家學曰江西補用知府殉難  
賢州 贈太常寺卿銜子廕予祠 國史有傳 封贈三代如  
其官次蘇蚤粹次克進叟功洵保花翎知府加道銜分發江蘇  
次黃蚤粹次薨國子監生次藝先生旣歿之明年克進狀其事  
行來乞爲傳乃謹擇而書之

李楨曰楨初不識先生歲辛未分修省志始得接先生於荷沱  
精舍時先生年且七十矣猶日事譔輯不少休閒相從論議知  
先生篤淡於古學顧夾非規規焉顓履漢儒之袂者及讀其詩  
歌文章益見其根柢惟先生夾雅重余相勛已著述此其愛才  
之意爲何如於虛可復覲哉

梅根小像



康成攷据曼  
倩談諧一經  
獨抱千秋懷  
雍容之度著  
述之才伊人何  
處蒼松寒梅

郭憲題



皇清誥封誦議大夫太常寺卿銜候選內閣中書舍人選授龍  
山茝江等縣儒學訓導湘潭羅府君行狀

男克進謹述

府君諱汝懷字研生家譜名世楚榜名汝槐丁艱起復取詩小  
宛尉懷二人之義改令名徙字念生晚號樸樾厠士先世吉水  
人與一峯念庵同祖崙明洪荃初祖曰政齋公者始總湘潭縣  
南之鼓礫洲人謂鼓礫羅氏五世承德君諱瑤行義亏鄉崙明  
敕建崇義坊大學士張公治乾隆中詹事蔡公揚宗先後表其  
墓九世至孝廉諱璣丁明末結丐邑櫛僂嶺闢蒙泉精舍隱厠  
講學獨與同邑郭幼隗甯鄉陶仲調相過臥世稱蒙泉先生十

二班而至儒林公諱伯敬篤志好學季十七縣試冠曹院試日  
未午成四執屬艸甫定意不愜據投卷出學使宐興儲先生在  
文弓塗乙中拔識之是爲府君之高祖始臥鼓礪洲徙尻后  
潭卽今所稱蒼松老屋者也會祖諱晉字自昭國子監生贈  
承德郎妣黃封安人祖諱紹龍字見田縣學增生續學敦行  
享壽八十爾二贈誦議大夫妣黃贈淑人考諱修澍字沛  
霖壽九十二恩賜八品頂戴贈誦議大夫誓行詳新化鄧  
先生瑤所爲墓表中子五人壽妣張生伯兄文學江妣張生仲  
兄珪梓次府君次珪杞珪桐均贈淑人府君幼承祖訓多  
所開悟贈公呂家珪寒素又長次二兄皆業儒術擬命府

君趾業

府君志不欲因倩父執某婉言亏

贈公久始允許

府君得請卽夕束裝詣省城書院發憤攻苦明季入泮學使  
爲祁文端公雋藻 府君少師事叔兄白初先生世采臬伯氏  
秋浦老人江旣入學又臥石給諫承藻龍宮贊瑛賀侍御熙齡  
辦益自刻厲積古人嘉言懿行爲一編曰自鏡錄日之所行夕  
書之冊曰省身錄弱冠卽吐棄俗學揆極羣籍壹志曰古人自  
期授經里中嘗授學者曰朱子小學謂發蒙養正算書是書時  
邑中爲學率就簡陋 府君力較樸學究心亏亭林遺書亏  
欽定四庫提要一書多所攷證故亏往籍之變本羈流皆能鑿  
鑿言其意屢試歲科拔第一先後曰文見知亏合河中丞康公

紹鏞提學大興邵中丞甲名歛縣程侍郎恩澤與諧光丁酉科拔貢學使爲順憲蔡先生錦泉府君曰誦博冠一時同輩先薛皆自曰爲尊及然自刻厲旦夕矻矻無娛游清談之暇凡城南書院每日夕輒移几就檐下餘光鈔撰經史或臨習葺廟碑帖同舍生見者無不歎服其篤志而鬻恒也性尤謙辭亏物無所忤名譽翕然季三十四始充貢生已鬻宿儒之望明年入都聯轡數麓隨行丐山川險巇風土利病極意推求鬻不合者簞鐙旅舍發轡破其得无譽之丐併成北游記里錄四冊至都館使縣夏攷功恒家益易湯御史鵬皆先投謁府君故與諧州何編修紹基諧編修父尙書文安公延致其家溪相引重都下

名公爭與納交貢禮部試高等 廷試報罷南歸因謁曲阜謁  
闕里廟堂東望洙門攬金焦之勝一形之詩謔今集中北游幷  
是也歸主講涿江書院二季呂親老辭遠頻季段館近地藉修  
脯曰奉養名譽益高與鄆縣沈先生衡寬長洲宋先生翔鳳甯  
鏡楊先生季鸞新化鄧先生顯鶴善化唐先生鑑甯鄉黃先生  
本驥砥礪學行倡導後誰所在搜求文獻維持風俗曰經學訓  
誦學者贊學邑中保節積穀諸譴政丙午曰後錄迺絕意場屋  
專事經學解周易曰闡古訓箋禹貢曰測地理疏毛詩曰證古  
音弓時粵寇初萌復箸討鄉里團練議兵餽芻說諸署未幾湘  
鄉曾文正公幫辦團防與 府君詣軍門計事徐端愍公弼王

爲湖南藩使延 府君課其長子多所指畫又舉數人丐曾公  
後皆爲名將倚之曰討功耨長江水師提督黃公翼升其嘗也  
曾公衛師東下命伯兄萱臥輒後一眉曾公丐南康輒中獨爲  
客不受事曾公治輒嚴又與疆帥多相忤 府君持大體尙寬  
蘇自丐舊交多所獻替爭論頻煩後錄歸曾公畱之不得餽  
金辭不受而與書謝焉復致己意切礮之曾公後出錄崇寬大  
蘇同羣帥丐功名終用 府君言也時賊復掠邵陽鄉邑莠民  
思棄間竊發 府君力行保甲境賴丐安同治改元 詔編忠  
義錄褒錄死事者湖南先已開局會奉 詔益重其事聘耆宿  
鉅公六七十人總之而皆丐其事屬 府君越數季成湖南寢忠

錄若干卷而曰暇時輯湖南文徵二百卷自元明迄今關掌故  
政治學術之大者靡有滲漉爲楚南文獻之宗采索鉤稽甄錄  
多至八百餘人爲文四千皆獨奇所閱不下四五萬篇幾十易  
寒暑乃成書今湘陰侍郎郭公嵩燾巡撫廣東時曰篤考古學  
廣博易良薦 府君 翰不果用晚授葑沔縣儒學訓導曰  
當事咨畱簪集湖南通志未赴繼復遷授龍山縣儒學訓導  
府君故甘澹泊又曰簪集日勤終不樂就也 府君爲學切近  
考實不立門庭弱冠習許氏說文緣肆力形聲訓詁之途而卽  
由訓詁以達義理考漢宋兩無倚傍惟曰力行爲主嘗謂古聖  
人曰治性爲第一義中庸首機率性之旨性蓋兼氣質剛柔皆

愚而言率乃術之僭字其字从行率聲謂強之使行如捕鳥之用率嬰縶之使不他往也卽率循率由率師皆同此義率者用力之詞但訓爲率由佞无其悻蓋絀而制之則言率厚而崇之則言尊故復言尊惠性而趙問學趙問學卽曰尊惠性非截分二事而卽自明誠之趙也治性之在大學者如七章之釋正心修身蓋忿懣恐懼惠患好樂四者之發亏心皆出亏性之毗會毗易曰不得其正而克治爲鸛故生弓學行一曰崇實公藝期弓揅世而夸時眉心減務窺所淵際則約曰克己爲之基也尤因取亏橫渠學曰變化氣質之語謂技千古爲學之要常曰自勵而觀人又嘗與曾文正公書曰漢宋之爭亏天下也久矣曰



愚蒙觀之直謂無事之擾耳今人所視爲濶學者名物度數訓  
故也所視爲宋學者義理也雖若判分而不容偏廢禮曰六季  
教之數與方名八歲入小學而保氏教之六書次曰幼小鸛語  
義理之精俟其博識名物而義理生焉曰大學言之博識卽格  
致之事義理卽誠正之事也曰論語言之濶學爲博文之事宋  
學卽約禮之事自科舉利祿之蓀旣開競趨簡易故小學幼儀  
皆无及夫名位旣錄或謂博洽之稱則攷据興焉其優劣按討  
者樂畝之憚焉記誦者厭苦之瑣屑空延兩相詬病而皆不得  
其弓矣夫名物度數先王之所曰太教何曰謂之濶學義理者  
先王之所傳繇何曰謂之宋學後儒雖博涉次何足矜博而仍

爵待亏約也宋儒雖偶疑夫何可議而先已識其大也蓋 府  
君亏學無所不窺而尤深諱古人實事求是之語其亏經史文  
藝音韻訓故地理沿革歷代灋制氏族金石篆隸先鋒掌故窮  
源竟委是非疑信之間必揆其真際乃已蚤歲治經叢小學始  
其時海內已競亏簪輯目錄故訓之學而湖湘猶依先正傳述  
曰義理經濟爲精閱見爵言字體晉義者恆戒曰爲錄末遺本  
傳教生社輒屏去灋唐諸儒書務曰程朱爲宗 府君獨倡言  
段偁明而後經訓明段偁之多由亏隸變篆體緣无形聲今不  
亏此求明而强就偁字曰爲訓則爲說益支又嘗謂許氏解字  
本義外惟閒引一二義而後來傳注家則繁稱博引雖毛鄭大

儒不免望文生義如易睽其人夫且剗天殆顧之偕字而馬注  
曰爲刺鑿其雒虞注曰爲鯨頡釋文曰爲刺也此剗剗之想  
當然耳詩伐木釀酒有蕝蕝殆醕之偕字謂酒味之薄也而傳  
訓爲美兒蕝本艸名而可訓爲美乎他如采絲六日不詹詹傳  
訓爲至大見爾雅方言不知詹殆瞻之偕字而與魯邦所詹同  
訓爲至謂六日不至猶可謂魯邦所至則不辭矣又曰古人說  
易象數義理兩家爲多無專言訓故者所著周易訓故大誼曰  
補丁將卣三萬言之鈹多所疏證至離卦而遘兵亂及東南兮  
定季已耆耄緣未竟其業矣其言音韻則謂古音之未明卽由  
經傳段借之多而可紕音曰證義多闕得亏古人之外所拊解

如謂菟爲寬字入聲滌爲條字入聲之類曾文正嘗曰書相詰  
鶴而同縣王君閩運尤喜其說曰謂言入聲者無曰易之也箸  
賁詩古音疏證四卷多補顧氏所未及其言地輿曰瀋宋互賁  
得无諫乃替萃眾說輯禹貢古今義案二卷而別箸禹貢義參  
義別二書參互曰疏證之各爲書二卷又注賁瀋書地理志溝  
洫志注補正各一卷古今水經表二卷凡所治經祊糾紛而歸  
一是雖反覆證明必使人一覽得其要領至晚季紛事纂輯不  
復箋疏經書曰爲門戶分歧取發明義例舉隅而已非一人之  
所能究也嘗蘇人詩賁云赴懷千載意未勒一家言又賁云老  
惜桑榆仍伏案舊存橐艸尙填箱兮時方一名一物觸類稽求

無或段偁所得卽縷載之日記中門人或請曰所已誤箸者  
先付梓行不許窺 府君續學之心惟日覺歉然不足其不巳  
僅得膚末而止而尤曰徵錄聲勢爲大戒則所持之書繁也蚤  
歲擬爲十三經字原一書謂體之原音之原義之原終曰體例不愜未卒業  
後乃分韻編錄尊韻先錄全文而錄篆文下楷書之下上解說  
原注音切全錄之二徐及後來注家上補正者下災誤錄之錄字  
攷訂其後大旨曰許書爲經緯曰後來各家之說而始制之文  
字明不續韻字而後世之字爲上本爲沿譌下灾明都爲十上書七  
冊曰六書統攷盡釋諸家之轆轤而上碑下亏來學外上箸下書記  
字珠文字偏旁舉略各書若干卷待刊刻焉 府君惠性堅定

數行實踐嘗自言吾雖未能轉移風俗庶不爲風俗所轉移又  
謂人始則徇嗜欲終且忘廉恥而生人之道已泯家况儉約自  
奉尤薄食不重味凡異品及烹飪鍋侈者絕不入口衣裳未嘗  
一循時製冠服外悉已布縐爲之伯兄萱嘗歲暮自粵東來歸  
製一狐裘繡月乃設筵笑視久之問值幾何對已廿餘緡除夕  
饋人丐新市售之得其值已周貧者旁問言此兒子筆舌所得  
何事峻拒之曰吾自謂已御冬者焉用此萼囂爲且已吾一人  
而兼數人之奉物力太艱給矣家中一循祖先遺制不稍涉萼  
靡夷不稍形慳嗇瑣屑細故悉權衡盡當人無閒言不襍誦寶  
客惟先世戚誼接踵丐門嘗謂家無屢世故舊往來便是恩義

福薄凡喪秉禮闔門茹縗百日淡戒用樂與酒浮屠屏袂不入  
門箸爲家法嘗在制中爵來僭縗服往祝人壽者荅曰無可爲  
祝之服其人慙謝而公其亏三禮無專書惟翰夕言論徵引單  
詞隻義令人體行而淡味之間者曰爲終季佔畢之儒所未及  
也初持喪時鄉人曰爲沽儉旣後見其顏色哭泣相與歎服漸  
爵信縱之者 府君自律至嚴而待人篤厚無城府惠容粹然  
無賢賤皆樂與盡歡下至臧獲犬未嘗淡加譴訶嘗曰垂之用  
人者輒恃予暫駕馭之不欲其長蓋已故多所嫌棄茲無得力  
者而已則已勞矣故用人自無疑亏人始然又不能盡人無疑  
則又感召之機不在人而在己禍人爵禍未嘗不先事敷誠若

事已往則終身未嘗舉肯綮相詰責卽旁貳論及者終大不應也。亏族姻友朋事之勤處者必竭慮。曰謀盡勞。曰任雖在。延遠。曰急投之。無不立應焉。生兮非公事無一字入郡邑族中。貳構訟者輒鑽書解之。嘗示人書。貳云。吾自五十。曰後。嘗覺人無不。是而皆。貳可原。卽往季某之肆。爲譏毀。雖已絕之。而終自覺其。不廣也。持情之。兮。恕如此。府君天性質直真。趣盎然。兮。交。尤見古誼。兮。况。曰陳義相切。劇。謁。貳。緯。无。雖在名。仕。案。隆。輒大。聲。斥之。無或。改。僭。貳。同。諧。某。君。案。相。親。洽。後。某。君。偶。染。習。俗。極。口。戒之。至。屢。不。悛。怫。然。曰。志。趣。旣。殊。是。當。疏。矣。絕。音。問。者。幾。二。十。季。後。某。君。淡。自。憫。滌。來。見。乃。更。愛。好。諭。兮。兮。時。其。兮。舊。受。鑽。



文悉爲闡發無或湮沒者序跋纏綿悱惻令人不忍卒讀陽湖  
惲中丞撫楚時請政 府君與之雖蹟甚延已被議太淡加惋  
惜爲刺官書摘鈔一書後中丞竟因此書得清白太畢生所積  
館穀儲書外已饋饋貧士及族姓故人子弟之困乏者季時餽  
贈米鹽之屬必周曰此自古人任恤之義非市惠也郡城及里  
中待已舉火者恒數十家旁皆謝絕形勢書札惟願卹寒賤必  
輾轉爲之計 府君耿介自持義所不可確乎不易其志晚歲  
已高季碩學魁士夫之望尤淡自斂抑兀荷沲惟與二三老宿  
相鍋臥間時當事請謁者輒已老病譏惟諧人一報謁而已交  
游或已珍物見續必婉轉託詞已謝嘗言需次某君已 府君

與中丞司素奉重金爲壽屬爲營說 府君峻拒之而終身未  
一言其事也 府君處事一求信亏心不因人爲齟齬而識精  
力果當機太應雖變故之來處之裕如中季琚嚮大故更昂弟  
四人之喪皆一身任之晚歲伯兄萱殉難黔中家庭之間惠傷  
琚見 府君簪帽日勤或司勸其稍輟者則曰人處絺境尤當  
自勵若心意低亞直塌則厲氣愈見侵陵其謁事之當爲而鵜  
爲者輒不辭嫌怨銳意曰爲之人或曰積重鵜反爲言則曰此  
豈不知若終視爲牢不可破則鵜反者終無反之日矣而所積  
者又司既乎嘗示子弟曰學問之趣須司特見方能拔俗此在  
隨事體會也家尻一司瀟度乎時無疾言錄召而人皆嚴憚之

子弟膏緇不鍊加譴訶必待真恥自萌乃徐施詰譴而言論曲中癥結至膏涕泣求改者凡書局者新廿季

不孝等

隨侍雖元

日必躬率誦讀書史嘗曰天下養欲給求之事雖大雄大力大所藹幾惟學問文章猶能操縱亏一己尤喜魯齋儒者曰治生爲急之語嘗曰學人明理練事潔治其身心曰期膏用亏世卽不然大當俛焉曰膏孳孳精一藝曰庇其家其亏羣糾子弟訓誨撫循無微不至與人言終日皆敦勉學行處身涉世之方雖童稚待之如成人尤愛才好學見一材一藝汲引如不及接後雖召莊呂齋或互證所學如未嘗膏一日之長也

府君雖不見用亏時而民物痼瘼之念時徵亏謨訕皆誦誦夸實破除一

切蠲無虧腐繆閭之論所著鄉團保甲義倉種樹諸說條理密  
察後爵作者蓋可舉而行之生兮曰世風競逐奢靡爲大慮而  
謂阜財之蠲無如節流故敦崇儉樸力祊習俗無一不曰身先  
之卓然爵古儒者凡鄉丰采尤曰燒酒洋藥爲人心風俗之大  
害屢次呈請大吏禁治官司誥誡寧不憎手爲具艸而力不副  
志徃徃歉憾形諸顏面爵風曰社勞者則曰整飭風俗自士人  
凡鄉之責大補爵司所不逮也生兮謙蠲形勢之餘干請尤非  
所屑惟同治癸亥邑中縣試生社毀拆教堂夷人欲甘心縣令  
大吏已許之 府君力請亏當蠲謂蠲由眾怒誰其尸之如此  
則不獨長夷燄抑傷 國體事大旋解又疾世俗彫敝相仍當

曰垂之人輒曰鬻治人無治濫曰一濫太一弊生曰戒滋擾戒  
紛更置興衰理亂亏不聞而萬事萬理皆曰數言抵之夫鬻治  
人無治濫者重在鬻人而彼意則真曰爲無濫汰太弊生者欲  
人之防弊而彼意則直曰爲不應太濫曰循例爲無亂政曰徇  
俗爲守舊章雖士君子大漸染日浹習焉不察烏乎循例徇俗  
而可曰治天下也則更鬻治之而鬻餘矣惡用士君子爲哉屬  
續苛數曰鬻自縣城來者猶諄諄曰保甲爲屬蓋其繫念民物  
之切鬻如此者生夸未嘗曰私一履邑宰之庭而亏邑中公事  
鬻關政治學術之大者爲之如不及所尤著者則積穀實興二  
端道咸之間水旱頻仍府君兩次請發社倉出賑夸耀晝夜

營之多所全活而邑中常乏之倉遺光中慶形虧空 府君  
緣倡請積穀其灋曰畇田一畝輸穀二升曰五六季而娶成得  
穀十餘萬石穀藏于民而官總其成緩急恃曰無恐民不煩而  
利已溥條例手自拊彙凡數萬言謹已摘其略與載文集中實  
一生心力所繫注也後陽湖惻中丞撫湘 府君謁見即陳足  
國裕民無諭積穀中丞即札飭通行各州縣至今賴之士人入  
學例司印卷之費需索縣重寒峻苦之邑人久議舉行賓興未  
得就緒 府君復獨力綜其成而又欲亏邑中蓋置書樓建二  
忠祠謂宋邑丞李君長庚及明何忠誠公騰蛟皆亏邑中致命者不果導引爲憾云戊申之  
歲段館宗祠瀕汙司小市當衡湘之衝歲司馬會距期五方禱

集招搖無賴耗費動萬金 府君力爲禁革俗爲之厠其地尤  
喜迎神游民交鬪其間大爲風俗累 府君大力禁之迄今無  
犯粵寇之亂 府君兩次舉辦團練經畫盡善後伯兄萱復亏  
西路接辦事兮 府君已捐輸所餘二百餘緡擇經理大爲恤  
終公已周窮乏及貧不能葬者今已積至八百餘金其隨事隨  
地畧所補拯蓋如此一生尤已文獻爲己任亏大湖已南蓋臣  
節士故老才人之事蹟簪紱無不表襮已廣其傳不隨眾好惡  
雖舉世已爲非者必搜求其事實設身殫心已論之如所簪楊  
荃陵事實攷之類是也好談先翰掌故娓娓不倦鑽聞執事畧  
可濫者終身誦之不衰聞故家畧續彙祕帖不惜禱祀已求畧

所得則驚喜若不自禁此數十季如一日先是新化鄧氏輯沅  
湘耆舊詩集 府君助其蒐討多所闡發而搜輯邑中先詰朋  
舊之詩爲八卷曰潭雅後更徵集先正續文續修沅湘詩集續  
文逸藻更數十百季雖在子孫不及知者 府君徃徃得之蛛  
絲蠹窟中作合之奇宛爾肯緣焉成湘潭縣十修志彙若干卷  
多爾得丐舊志之外而丐風土名物文獻尤極精密湖南通志  
府君分撰藝文一類編季家尻乃就舊志所錄各部私加攷  
索彷彿 四庫書例悉爲論剏成書八卷又嘗欲丐會垣建大夏  
文閣已收儲藝文未及就緒徃時湘鄉劉孟容中丞謫謫府  
君攜湖南文徵百卷方在歎詫忽  
報客數十人至中丞細謂曰公等皆卷中人邪室謝尻士客齊  
批 府君後爾爾生不捐掩面倡法中丞因題二律丐卷端比



覺惟記天教後歟與斯  
文之句事見養晦齋集  
亏先人舊德允極意接求爵蕘沒且經

百季者得

府君而復顯亏

世

如鴻臚公重宴鹿鳴圖先少詹公

所藏周忠介公寒月篇墨蹟及奎垣欣  
綢卷子之屬

府君皆爲徵顯詠焉 著司先世統聞一卷皆

府君所訪輯而成者 府君爲文氣識渙厚因事設辭不爲

議論恢奇而詳明典則成一家言常謂議論可簡敘統不可簡

文曰統事文工而事弗具焉用文爲湘陰郭侍郎論中外交接

之空自謂曲中事情 府君曰爲獨醒獨清古人之所戒也況

自宋明以來并爲一談已成定論今欲以筆舌悟俗持論鍋激

人將不察其心而輒偏詞曰相詬亏事終無所益貽書規之當

修衷忠錄時同縣王君應湖北大吏之聘移轡來言欲記載實

事曰裨信史 府君報書曰爲軍旅之事何緝得實大何可紀  
實今但記述忠節期無遺漏猶非可曰歲月隄況乃總覈東南  
之時政加之曰褒貶自謂直筆取喧眾論乎其後侍郎果不勝  
眾口被謗而歸王君書竟不成而其所敘軍事十六篇人皆曰  
爲譏議大負時論卒毀其書其淡識諒慮老成之見尤爲當世  
所推服又嘗與人書曰古人之文皆曰諱其學問譜其行誼學  
足曰裨匡濟行足曰式鄉閭斯其文可用而大可賢初無所謂  
古文之學所謂古文之學者曰濶言之耳周秦曰埒文體遞變  
樸巧曰殊未嘗不爾濶狂而不曰文自命至唐人而論文之說  
始繁然後垂論昌黎者祇取原譜佛骨諸篇而欲廢其他作云

河東尤多鑽議然則工如韓柳且不能塞後人之望後人更何能已此大命安身吾輩文灾第緝吾之意寫吾之心而不已專治古文自爲機目乎又謂文之質幹在義精詞正此爾何派派第已體格言耳震川力矯何李氣燄之盛乃已清澹幽靜行之此兩派之迴殊者也震川之後豈無師其意已爲文者特無名已號召社黨故湮沒不彰至方姚而信縱者眾其教乃簪今日桐城派者流俗之論無稽者也後誰間請爲文之灋則曰易之立誠書之體輿論語之爲命一節繒盡是矣簪爾絳漪艸堂文集三十四卷巴陵吳南屏先生敘其端 府君蚤歲卽耽吟詠後益健爲之直據胸臆具爾本原與人和蒼疊韻至十數

不休皆精妙妥帖出奇無窮晚年從事編定無暇酬贈然偶一  
爲之輒驚其座人其詩導源溱魏兼初盛諸家之長而詩之間  
大神侶山谷老人而縮伸變化洗盡浮詞實能拔奇亏古人之  
外簪鬢綠漪艸堂詩集二十卷研藝館詞三卷詩旁江李次青  
方伯敘其與沈宋諸先生唱酬詩詩城南唱酬集與先伯父  
歲暮觴詠仿東坡岐下詩詩除夕吟蘇集與易念園何子貞諸  
先生唱酬詩金縷酬贈詞皆久行云時嘗與詩七律流別集數  
十卷語點精當宗旨具本書敘意又選詩駢體三三篇唐詩六  
百編則皆學子蒙課之本也書灋適整互力最渙所刊刻各書  
務區別字之譌體精核異亏他本尤究心金石之學嘗欲以諸

金石中諦其變體之始已訂經傳轉寫之譌而謂金石尉碑云

經訓其說多具所著經傳金石段偃字輯中云溘唐碑搨參互

稽究一見洞悉源委

如所著麓山寺碑攷之類

下至名人書畫皆能領其情

趣所在眞贋立辨羣服爲精鑒云外閒題跋無慮數十百條皆

若學藝不忍釋焉則

府君嗜好之所獨存也

府君天資彊

散而爲學專壹純至殆無其比晨起必誦四子書數章寒暑無

間曰此畢生取用不窮而未可須臾離也終身手不釋卷雖在

旅舍舟車陳書史誦讀如兮時讀書丹黃襍下尉所得卽劄記

之歷年筆記積至數十冊生弓力屏家人之奉弓荷蓐沲六度

歲除家構崇樓

曰桌葉樓集中西記

儲書數萬卷雖講治生事而一切具

寓成規庭內灑然無相擾者

所居綠漪園頗饒水竹之趣中

守經堂往季張玉夫大令聲珍贈句云

奇觀瑰麗書連屋浩氣清空竹埽天

自勤勵突已鬻積唐之態為恥衰季時鬻肺疾未嘗偃息牀褥

鬻呻吟之聲故易簪之曰猶扶掖至檀舫

府君書室中鬻記

微言不謫醫來診脈未竟而長逝矣烏乎痛哉簪疏之書猶襍

陳几席始可謂曰鬻孜孜順受考終者已晚季常曰書林多未

竟之業為慮向無重疾故未嘗一語及後事惟持二日蘇石門

後先生予文詩鬻云人言詩律窮始互豈識經會老鸛罷壯志

欲隨元化盡古情詎其浮雲讖行將解脫四大空惟覺寸心頑

不化烏虜已若自諧矣哀哉

府君目優廩生與譜先丁酉科

拔貢就職直隸州州判呈改敎職  
先祖父母未爵封誥納  
資候選內閣中書部選龍山莖江等縣儒學訓導封敕  
馳詣

先伯父文學君後呂伯兄萱太常寺卿銜  
誥封誦議大夫

生亏嘉慶九年甲子七月初四日溘亏光緒六年庚辰九月三十日享壽七十爵七旌妣周淑人同邑副貢生偕補永綏廳儒學訓導系蔚公季女名絜字季萼號梳雪賢淑工吟詠著爵吉劭閣詩詞二卷天啟宮詞百首繼配陳淑人山陰人寄籍善化鶚公第三女側室王孺人子六長萱邑優增生匍功保舉由訓導洊至江西補用知府擬保鑑員殉難黔中  
卹典準按察使陣亡例  
賜襲騎都尉襲完補恩騎尉世襲罔替加  
贈太常

寺卿銜圻祀昭忠祠 國史尉傳周淑人出次蘇場次克進軍  
功洵保花翎知府加道銜分發江蘇陳淑人出次黃場次蕪國  
子監生次繫王孺人出女三人長歸長沙舉人同知銜候選知  
縣張公啟鵬之次子府學生候選國子監典簿加州同知璟同  
次歸賀縣進士補用知府葑菁化知縣張公培仁之次子五品  
銜候選縣丞錫桂次歸湘陰舉人三品京卿郭公崑燾之次子  
縣學生兩淮候補鹽經歷加五品銜慶護孫八人正浙承襲騎  
都尉正粵正旅正垣正科正黔萱出正年正孝克進出女孫一  
歸衡陽縣學生何承譜萱出己本季十二月十五日葬本邑上  
十七都八甲龍家港粉壁莊山之原卯山西向烏虜痛哉 府



君綜覈本末爲世誦儒其生亏學行具在士林心目及所誤  
誦各壽

不孝等

亏大者多不及知卽知者亦多不能言謹具里

凡世次就問視所得者千百之十一隨節謨錄伏冀

當世大人君子賜謨碑誌誄傳之屬俾承先型亏後

不孝子孫

等感且不朽

綠漪艸堂文集目錄卷首

湘潭羅汝懷念生箸

卷一 說

鼎餽說

濟爲禹釀一渠之一說上

濟爲禹釀一渠之一說下

北江中江說

東迤北會弓匯說

誕受美若說

說杼軸

叩訓病說

燄訓進說

來牟說

倪天之妹說

文定厥祥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說

出王遊衍說

卷二

說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說

來百工則財用足說

櫓巢說

輪人望其轂欲其眼也說

說儋

說介

說春秋戴蜚

羊舌肸習春秋說

惡紫奪朱說

南嶽衡山說

六書轉注說

卷三

說

楊易說

嶺周說

說鵬鵠

說戴勝

說鴟鵂

說鰲

說羗

說削

說墮

說薄

說悞

說威

卷四 說

說卅

說翰

說匹

說須

說歟

說咫

說亢

說攸

說謁

說況

說茶

乾沒說

開元錢說

顏魯公與郭英乂書說

欵乃說

卷五

說

兵饌芻說一

兵饌芻說二

兵饌芻說三

兵饌芻說四

兵饌芻說五

兵饌芻說六

卷六

說

義倉說

保甲事宜說

種樹說上

種樹說下

祈雨說上



祈雨說下

卷七

說

弭災說

備荒說

冢墓植柏說

燠艸說

禁燠說寄呈蒼知侍郎

呈請封禁燠館說

卷八

釋解

釋燒薙殺艸燒灰

釋不啻不翅不適

釋族姓氏字甫

釋許所

釋局鉉鼎

釋祇多

釋菑

釋笑

釋兄

釋案

明辨哲也解

系詩史室文集  
寡髮解

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解

佛時仔肩解

奉席如橋衡解

畏厭溺解

易不替畚解

女陽物而晦時解

不韞城解

正名解

卷九  
破

桓是攷

穀於菟攷

漢魏叢書攷

漢圉令碑拓本攷

千字文攷上

千字文攷下

皇甫誕碑攷

麻姑僊壇記攷

麓山寺碑側米襄陽題名攷

羅國攷

昭潭攷

湘南湘鹵建甯湘潭攷城攷

京城長沙郡館始末攷

卷十 論

舜南巡葬蒼梧論

婚嫁論

目下七篇係湘潭十修志彙

喪葬論

飲食論

農事類論

商賈論

育嬰論

保節論

會匪論

卷十一

辨議

滄浪辨上

滄浪辨下

管仲辭上卿之禮辨

貉踰汶則歿辨

水經作者辨

商顏辨

堪輿辨

訓狐辨

洪氏釋大別山辨

禦寇議

卷十二

議  
裏

鄉里團練事宜議

湘潭城外設營盤議

禁種鴉粟議

修湖南通志議

收儲全省執文議

擬請開特科表

卷十三 敘

易鑑敘

六書統攷自敘

文字偏旁舉略敘

湘變攷略敘

湖南藝文志敘

湘潭十修志彙總敘

湘潭人物志敘

湘潭文籍志敘



湘潭山川志敍

惲中丞官書摘鈔敍

麓山寺碑跋敍

金石摘敍

瀛海論敍

河溪張氏義學條約敍

卷十四 敍

黃節婦守節敍

自鏡錄敍

省私錄敍

重刻徐莊愍公算書敘

重刻李文莊公全集敘

七律流別集敘

駢體三三編敘

唐詩六百編敘

鈔紀氏刊正瀛奎律髓敘

卷十五 敘

除夕吟蘇詩敘

金縷酬曹詞敘

琴源山房遺詩敘

惟芳書屋詩冊

耐庵詩存敘

撼山艸堂遺藁敘

黛方山莊詩集敘

古微堂詩集敘

白簪朥吟詩敘

味無味齋試帖敘

重鈔張湘門先生明文評本敘

蓼蓼齋詩存敘

卷十六

敘例 述意

十三經字原敍例

湖南文徵例言

家譜例言

七律流別集述意

卷十七 書後

書李文正公再求休致疏後

書滿震東言時事疏後

書楊太傅匄務正殷譌言可駭疏後

書楊太傅鉅鹿屢報未詳疏後

書楊太傅乞查紅本發給科鈔疏後

書楊太傅謹因驗功直參罪并疏後

書楊太傅欽奉聖諭疏後

書楊太傅遵旨酌議裁練疏後

書盧忠與楊武陵書後

書張文毅公贈李萼溪敘後

書黃又謙遷建關聖帝廟碑後

書李文正公食戒後

書李文莊公與鮑芝岡書後

書廖大隱徵輯楚詩小引後

書石給諫請查辦清流品疏後

書魏默溪釋導南條瀧水後

書周星叔改葬說後

書張書堂兵農分合第二論後

書朱幼芝濩水攷後

書萬彈峯三江攷後

書劉澹山育嬰堂記後

書余存吾載東原事略後

書楊長蒼孤兒顛天錄自敘後

書陳恪勤公重修南嶽山志敘後

書王九溪宋儒易山齋先生周禮總義敘後

書王九溪攷古源流自敘後

書孫鄰初楊梅治王政詩敘後

書陳春江送羅碧泉南歸敘後

書劉次歐代義山會敘後

書彭迴麓區穀冊敘後

書陶文毅公易學支流敘後

書秦偉士李北海碑詩注小敘後

書羅南川尙書顯周忠介公詩冊後

書朱石湖擬上制府來禁酒書後

書陳恪勤公重

鶴銘碑記後

書歐陽坦齋新葺嶽神廟碑記後

書陳謙甫嚮禮約後

卷十八 書後

書經籍纂詁後

讀東方朔傳書後

書韓子黃陵廟碑後

范文正公義田記書後

書陳忠潔公殉鵲錄後

獎襄愍公東園十詠書後

書復初齋文集後



鄧贈君臯配李太孺人行述書後

湘潭郭氏義莊錄書後

書使洋大臣奏禁鴉片摺稿後

卷十九 韻錄

紀傳青王重書郭林宗碑後記

唐荻國公志甯碑跋後

跋何緩安所藏舊拓麓山寺碑

跋蜀中假得麓山寺碑後

跋御刻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第三十一冊後

跋米襄陽畫冊

與郭筠僊同平書

家大人九十初度徵詩文啟

卷二十三

記

重修鼓礮洲記

并銘

鼓礮洲大樟記

并詩

三峯祠記

三峯祠種樹記

北江祠記

印塘塋記

桎木圯瘞瘍記

先鴻臚慎齋先生重宴鹿鳴圖記

廟神議止迎會記

重修上封寺鐵像記

并銘

石瀑橋記

保節堂記

游君山記

并詩

桌葉樓記

檀舫記

卷二十四

壽敘傳

葉太翁八十壽敘

代

黃雲閣太翁泉德配楊夫人六秩偕壽敘

趙玉班廉訪六十壽敘

張子蓮大令六十壽敘

陳母呂太君七十壽敘

代沈桌仲大令

舅氏張瞿圃先生家傳

并贊

外舅周簡堂先生家傳

戶部左侍郎江蘇學政周公傳

卷二十五 傳

兵部尚書雲巽總督善化賀公傳

誥封奉直大夫河南鄆城縣知縣龍府君家傳

四川道監察御史蒔翰林院編修黎君傳

卷二十六

傳 贊 銘 紀事

李雲枝文學家傳

安愚翁家傳

周敔安家傳

周鷺孫家傳

龍泉王君小傳

龔封君家傳

歐陽太夫人陳氏家傳

從母周孺人張氏傳

雙母舒恭人家傳

李節母贊

有敘

耐庵先生小像贊

陀硯研銘

雋桐研銘

墨泉研銘

記竹垞年譜二事

紀老傭張如墜

卷二十七

墓志銘

廣東增城縣主簿周君墓志銘

誥封翰林大夫員外郎銜候選光祿寺署正陳君墓志銘

誥授通奉大夫廣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江公墓志銘

贈光祿寺卿鹽運使銜四川候補道劉君墓志銘

贈太僕寺卿署甯國府知府黎君息妻羅恭人墓志銘

五品銜候選知縣李君墓志銘

修職郎候選教諭黃君墓志銘

贈翰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張君墓志銘

卷二十八 墓志銘 墓表

黃翁墓志銘

歐陽生墓志銘

側授文林郎羅府君墓志銘

從兄雲翹墓志銘

弟季榮客葬誌

誥贈空人龍母羅空人墓志銘

彭母黃恭人墓志銘

族母陳孺人墓志銘

叔姊滿姑壙志

適張氏仲女稔儀墓志銘

敕贈文林郎成府君墓表

代

國子監生彭君墓表



百歲湯母宋孺人墓表

卷二十九

行狀

誥授中憲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羅府君行略

加贈太常寺卿銜江鹵補用知府長男羅萱公事狀

卷三十

誄

哀辭

祭文

太子太保湖北巡撫胡公誄

代

故修職郎甯鄉學博新化鄧先生誄

鄧季子哀辭

祭伯兄秋浦先生文

祭定中營帥黃公文

湖南省城祭厲文

代

祭劉盛懷李子成叟久太三君文

代

祭蕭協戎捷三文

代

祭陣亡病故諸弁勇文

代

敕建黃忠壯專祠入主祭文

代

爲長男成服設尊告文

權厝長男告文

泗州堂文集卷首目錄終

男式常校梓

綵漪艸堂文集卷一

湘潭羅汝懷念生箸

說

鼎餽說

易鼎折足覆公餽。說文鬻鼎實惟葦及蒲。陳畱謂餽爲鬻。从鬻  
速聲。或从食束作餽。集解引馬融曰餽餽也。穀梁疏引馬融曰  
餽謂糜也。周禮引鄭康成曰糝謂之餽。竹萌曰筍。筍者餽之爲  
菜也。是八珍之食。又餽美饌。釋文引虞翻曰餽入珍之具也。詩  
大雅其藪惟何。毛曰藪穀也。爾雅釋器菜謂之藪。郭注藪者菜  
茹之總名。案經傳餽藪音同義異。餽者兼言肉米菜而爲鼎實。

菹者專言菜茹而不必爲鼎實。鼎實中之肉如牢鼎九之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鱗魚鮮腊陪鼎三之臠臠臠是也。鼎實中之米如正考父鼎銘之饔。亏是饔。亏是米和羹則謂之糜。大謂之饔。曰稻米與牛羊豕肉合爲粢。煎之謂之糝。是也。鼎實中之菜無明文。然俎與盞豆所薦脯炙之外皆生物。烹熟則取諸鼎。鼎所曰和五味則禮所謂濡豚包苦實蓼雉兔皆有芼者。安得不入鼎中。若據周官醢人謂蒲筍爲豆實。非鼎實。議許氏爲失之者。則糝食大剝於豆實。何曰馬鄭諸儒皆謂餼爲饌。與糝邪。許君曰惟葦及蒲爲餼。意似曰韓弈之詩爲言。又引陳畱謂饌爲餼。則兼舉兩端。曰存疑。此許書之通例。故易鼎之餼可合諸說而

參詳之也。

濟爲禹釀二渠之一說上

後儒之說二渠謂其一卽北行之故大河。旣不若孟康所指於河之外分二道入海爲確矣。然惟漯川致確。而所云出貝邱西南者實大可疑。蓋漯水本配於東武陽入海。禹不過自宿胥口釀渠至東武陽入漯耳。若貝邱西南之渠上承河水。而其委流不可得聞。豈竟曰渠達海乎。抑中止乎。今由長壽津入之王莽河。乃周定王五年河徙由此。故其經由之道有可考。未可徑曰爲渠之故道也。反覆思之。竊謂其一渠實爲濟水。則徵之禹貢及孟子而知之。禹貢兗州貢道曰浮于濟。漯達于河。此濟漯通

河之證也。導沈水東流爲濟，結之曰。又北東入于海。而孟子大  
曰：瀹濟潔而注諸海。此濟潔入海之證也。當時東南顯有二道。  
引河入海，而何事別爲貝邱西南之渠乎？濟湍爲滎，後謂之滎  
澤。在滎陽縣東。地雖近河，若不爲渠，河何自達？故禹曰：渠通濟  
於滎陽，與曰渠通潔於東武陽。同爲因勢而利導，而通渠於濟  
與通渠於貝邱，孰難孰易？舍易而就難，無此不智之禹矣。水經  
注曰：濟水當鞏縣北入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皋縣北，又東過  
滎陽縣北，又東至礫碛南，東出過滎陽北。此濟分河東南流，卽  
王景所修故瀆也。渠流東注浚儀，故復謂之浚儀渠。又東徑西  
廣武城北，又東徑東廣武城北，又東徑敖山北，又東合滎瀆。瀆

晉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而地形卑。蓋故滎播所道。自  
此始也。酈元所見。雖爲後代水道。而河之入濟。漢時已然。無能  
言其所自始。則京璠所謂出河之濟。與夫滎口滎瀆。王景所修  
故瀆。安知非禹蹟邪。又酈元言。咎大禹塞其淫水。而於滎陽下  
引河東南。曰通淮泗。又云大禹塞滎澤。開瀆礪。各本作瀆誤渠曰通  
淮泗。夫淮泗至開鴻溝而始通。禹時無通淮泗之事。當係通濟  
之譌。然可見禹於滎陽通渠。當時固有此傳聞之說矣。且淮上  
承泗。泗上承荷。而荷上承濟。河不先通濟。而何由通淮泗。如謂  
濟係伏流。隱見不常。非有一定之道可循。然則荷何。曰至汶何。  
曰會海何。曰入經文。豈謾語哉。始雖無定瀾。而注之則有定矣。



要之禹貢及孟子皆曰濟漯並稱證一濟行漯之南而皆自河東分兩道曰入海漯可引河濟獨不可引河乎證二其受河在滎陽黎陽之間皆爲大伾之西南證三而貝邱西南之說絕無左證孟康知其一爲漯而不思及於濟雖指主宋人說曰一渠卽北行之故大河而於孟康貝邱之說絕不議及何邪姑存鄙見質之學者

濟爲禹釀二渠之一說下

讀蘇文忠書傳而後知有先得我心者然其說未晰致招駁議其言曰自淮泗入河必道於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曰疑禹貢之言案漢書項羽與灌約中分天下割鴻

溝云云。文潁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已通宋鄭陳蔡。

曹衛與濟汝淮泗會。

此出河渠書及溝洫志。蘇氏忌之耳。

卽今官渡水也。魏武與

袁紹相持於官渡，蓋自秦漢已來有之。安知非禹迹邪？禹貢九州之水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已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閒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汭河而上，振旅還都。」又足見秦漢晉魏皆有此水道。非煬帝開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與晉會於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故禹貢曰：「浴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入淮之道。今直云浮于

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曰來有之  
明矣議之者曰河渠書言禹功後有開鴻溝者蘇氏未案書中  
有自是之後四字耳案謂淮泗達河則可謂鴻溝爲禹所開則  
不可而禹時淮泗夾不由汴入河水經注泗水又南徑方輿縣  
東蒗水從西來注之說文則直謂泗受洙古濟字水曰蒗上承濟  
故也然則由泗入蒗由蒗入濟由濟入河矣雖指引說文水經  
注黃公紹韻會謂河乃蒗字之誤古文作達于蒗未爲不可然  
達蒗而仍須達濟曰入河也乃欲曰此爲泗不達河之證而別  
爲貢道曰由蒗入濟由濟入漯由漯入河而濟之通漯則又無  
所據而不能明指其地

見錐指充  
州徐州下

總由泥經文溢爲滎則謂河

濟本不相通東出于陶丘北則謂顯伏不常貢道至此必舍舟  
從陸不知史家去文簡略謂未導之先濟實如此禹乃迹其爲  
滎復迹其至於陶丘而因曰導之耳若任其隱伏則直不成水  
矣何曰曰導而水經注所敘濟水原委歷歷濟自出邪後人導  
之邪是則後人之治水也勝於禹矣此處一筌轆轤百出或曰  
濟水出河之後導於何始曰始於滎澤意當時溢出於此如泉  
源然從此導之至陶丘於無迹之中求有迹此禹之所曰稱神  
又自河醴渠至滎口因曰引河夾曰僂貢此禹之所曰爲智曰  
侶也僂捫而無徵曰濟漯達河淮泗達河浮汶達濟達濟卽經達河也經  
文如此漢唐諸儒說如此而通渠則水經注滎瀆皆受河水舊

有渠矣非無徵也。且潔之通河，大經傳所不載。今所據者，則大孟康謂二渠一則潔川而已。孟康單辭可據，而無疑於潔而獨有疑於濟乎？使孟康當時謂一渠爲濟，瀆則至今尊而信之矣。乃爲貝邱西南之說，遂致史漢二書不明。且窒礙及於禹貢，致可憾也。曰如此，則河已通淮泗矣。後之通鴻溝，又胡爲者？曰由淮入泗，則從極東之地南折而北，由泗達濟，又北折而西，道里迂遠，其曲如弓。鴻溝在今開封地勢，尻中開而直下，則其直如。且其意在欲通近鴻溝之宋鄭陳蔡諸國耳。此皆春秋戰國諸侯因利乘便之事，而爲後世河決東南之病端也。與禹之通渠於濟無與矣。

## 北江中江說

北江中江之義不明總由牽合揚州三江而說愈棼也孔傳北江曰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傳中江曰有中南可知鄭康成曰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尻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東北合始得稱中也三江於彭蠡分三孔東入海蘇氏軾曰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岷江之經流會彭蠡曰入海爲中江漢自北入江會彭蠡爲北江是皆牽合北江中江曰釋三江而添設南江曰配北中二江者也雖指引馬中錫云斯言也可百世曰俟聖人而蒙實惑焉其言旣不足曰釋揚州之三江而於北江

中江寔有鶴通者。無論瀼水合江至彭蠡已七百餘里。始與江較南北而成鼎足。又行千五百里至入海之地。轉溯其源之從北入而謂爲北江乎。案北江俗如是觀。則史家初無定準。將經文不妨倒置。東爲北江之文。可移於南入于江之後。東匯澤爲彭蠡之前矣。且東流爲瀼其源實起於西。不過入江在南豈遂可目之爲北。然則曰瀼爲西江。曰分江水。由震澤入海者爲東江。合中江夾成三數。又胡不可。蒙人不得其義。日對輿圖。夕繹經。惜乃忽有悟。蓋江至東流。望江之閒而迤北至池州。歷太平而益北。曰迄于海。此所謂北江也。中江者江之中段。指瀼陽曰東。至迤北之地也。而自瀼陽曰西爲稍南。夾可目爲南江。要之

經無此文無庸添設既自矜枌獲終已絕無援據恐駭聽聞偶  
閱全氏鮎埼亭集則引盛宏之荊州記云江出岷山至荅都遂  
廣十里名爲南江至潯陽分爲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爲  
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入海全氏云此本漢書地理志  
舊注岷山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原而三  
目今載初學記中而徐氏注說文宗之亟檢初學記良然但初  
學記曰水經與荊州記並舉而水經卻自異耳水經謂江至石  
城分爲二其一  
卽經之北江其一入震澤爲南江  
而中江關焉則仍南北中之說矣於是竊喜其說之不孤而申  
其義曰凡禹貢之水言爲者皆卽指其所經之地如導河之又  
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導滌之東流爲渚又東爲滄浪之水東



匯澤爲彭蠡導江之東則爲沱導沱之東流爲濟溢爲滎不一而足。曰此例之則北江中江安有不指其地者。矧曰東字爲之限界。又安有所爲者在東。而其名轉滯於西者。此傳注之害不足據也。且夫知漢爲北江江爲中江之所由分乎。夫曰江爲經流而漢附之者。此後人之見。經則曰江漢朝宗于海。兩川並舉源異流均而導水分標。敍且先漢。明不欲曰漢附江也。其云南入于江與濟之入河同義。入而仍出其委流有所必詳。漢旣爲北江。故敍江至匯漢而略。曰敍漢已明。卽蒙上文。曰見義也。先儒惟欲牽合揚州三江。故增南。曰配北。而不知經所謂北。謂中者。主地言。不主江言。猶言此地名爲北江。此地名爲中江耳。如

謂有北必有南。則東流爲漢。東別爲沱。將夾有西流爲何。西別爲何者乎。又先儒曰。三江皆會彭蠡。寔因誤解東迤北會于匯之文所致。蒙別有說焉。曰互相發明也。

### 東迤北會于匯說

導江章東迤北會于匯。傳云東湓分流都其北。會爲彭蠡。鄭康成曰。東迤者爲南江。蔡氏疑之曰。彭蠡旣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於導江則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蔡氏傳多疏舛。每爲後儒指駁。而此論不爲無見。蓋導漢之東匯彭蠡。猶有辭。而導江之北會彭蠡。寔無可通也。又或爲之說曰。北字絕句。意謂已迤于北。然後會於南。無論江與

漢已會於漢陽必埃其合流七百餘里而始言會爲不可解而  
北會二字終難割斷卽曰東迤北爲句而所會大必在北迤在  
北而會在南禹貢有此文義否乎宋如崑也則導沈章又東北  
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北東東北何事穴縣東北相近尙不稍  
假借況南北之懸絕乎且叟卽增一南字於迤北下大不爲贅  
何煩於彼而儉於此也蓋會者卽漢水也匯者迤也江與漢遇  
兩相薄則兩相迴轉而漢之入江正迤北之地水經注江水又東北徑江夏縣  
西漢陽縣東又北漢水自北來注之是說也夫案圖經所耕獲及閭錐指則吳幼  
清金吉甫曾言之而已爲錐指所駁蓋汨於三江皆會彭蠡之  
舊說而蒙獨竊喜心理之同矣吳之說曰鄂北對漢陽軍大別

山瀝水自北來入江江水與之會合流曰匯

詰匯字自曰孔鄭迴也爲確如謂匯

爲合流則與會字義複且與導瀝節匯字有礙蓋導瀝只敘瀝全不涉及江其云東匯者乃瀝水與澤水匯耳若仍作江瀝合流則不能正舊說二水同入澤之誤也不能證此會匯之爲瀝矣○說文匯器也从匚淮聲蒙疑是注水之器蓋曰水注水既不同旋孔鄭皆訓迴當是古義乃今人名所纂書多曰匯其誤殆自宋人始矣會于匯者言會于同旋處耳若云會于合流則不成

義

不言會于瀝者

曰瀝有滄沔滄浪之異名不可指定一名

而言

此義未確

故但曰會于匯也金則直曰匯爲誤字謂當作會于

瀝又吳逯前節東匯澤爲彭蠡六字於此節東迤北會之上則不免白圭之玷而皆未明史家二水分紀之由夫東匯澤云者謂彭蠡水出湖口而爲瀝水所潴迴轉入澤非待瀝水入而後成澤也瀝既不至澤仍屬東行斯不必曰無南字疑之吳意更

曰江之匯在濊口則嫌江水不匯彭蠡爲有漏義故迻其文於東迤北會之前曰圖說之萬全獨不思江未匯濊安得先有東匯彭蠡之言是強經曰就我轉曰汨經矣誠知經意不欲兼濊於江而濊已先敘之故則知江之不言匯彭蠡者曰導濊已明無庸複述也不言會于濊者曰上節有南入于江之文但言匯而知爲濊也彼會于泗沂會于汶等不曰匯字代之且迤北之者曰無上文可蒙則不顯其爲何水也北與南入之南緊相對經旨尤爲顯然而安用逐文改字爲乎蒙固篤信濊儒而於此實不設附會蔡氏所疑雖未盡中冑縈而云北江未詳猶爲不失闕疑之義者或曰如蒙上言則會于匯者乃承東匯澤之匯是又會彭蠡之證不知此正諸家所

曰致誤也。孔鄭既曰匯爲迴，抑思瀋與彭蠡水遇則迴，而江與瀋遇獨不迴乎？且他水之會皆卽於所會之地，紀之而江會瀋獨遺之，則爲疏遺。諸近而紀諸遠，則爲舛。釋經而勢必至曰：疏舛上咎叟家，恐不任受矣。江會瀋于瀋陽，則自瀋陽東至湖口，東便屬北江，更無處著中江也。故北江會義明，而後北江中江之義明。北江之爲洞庭東陵之爲巴陵，益確不致覺之潯陽間矣。

### 誕受羕若說

周書康王之誥，惟周文王誕受羕若，克恤西土。孔傳言文王受天譴而順之，疏云羕，聲近猷，故訓之爲譴。王肅云：羕，譴也。蔡氏集傳：羕，若未詳。蘇氏曰：羕，羕里也。文王出羕里之囚，天命自

是始順或曰茭若卽下文之厥若也案集傳言茭若未詳而引  
蘇氏之說則不謂傳之曰茭爲天遺爲是而蘇氏之說夾淺經  
言文產而茭里僊文王事誕受茭里辭夾不順說文茭進譌也  
从艸从聲文王拘茭里在蕩陰段氏曰進譌作遺譌謂導之曰  
譌也今案進人曰譌卽導譌之謂不必改作遺譌蓋茭爲進人  
於譌引伸爲凡引人作爲之稱後來僭牖誘爲之而茭遂廢此  
書言文產大受天所啟引耳若爲語辭如易之夕惕若不必皆  
訓順也金氏履祥謂孔傳蘇氏俱非引說文茭或作誘謂茭若  
乃天誘其衷之意然誘非茭之或體乃从部茭之或體茭相誑  
呼也从茭从言秀或从言盾是知誘與牖皆茭之僭字淮

南汜論注謂茨爲古牖字。玉篇云茨導也。今俗誘茨作茨皆混數字爲一字矣。

### 說杼軸

詩小雅小東七章杼軸其空。毛鄭未言杼軸何義。集傳云杼受經軸受緯。案說文杼機之持緯者。是今俗所謂梭子者。係用弓織緯紗非受經也。軸乃橋軸字讀如救切。與織事無涉。蓋軸當伯軸軸雖車中轉輪之具。而可引申爲凡轉圓之稱。織之經紗繫於兩端。宜有軸持之。弓爲轉運。故是機之受經者非受緯也。軸之轉寫爲軸乃寫官見杼之从木。意軸失當从木。竟曰橋軸字當之後之音訓家遂增軸一音爲直六切。弗辨其爲譌字也。



淮南汜論訓曰後世爲之機杼勝複已便其用而民得已揜形  
御寒勝當作榛說文榛機持經者从木朕聲詩證切榛卽軸也  
當時不用榛而用軸者軸爲常用易明也複當作榱大見說文  
乃織而用爲拍緊之具今匠有之而名異爾今詩經殷本坊本  
皆作杼軸而陸機文賦雖杼軸於子懷句文選汲古閣本係作  
从車之軸注引小東詩大然更有一證韻子昂書文賦作軸然  
則晉及宋元人皆不作軸信軸爲寫官所改也已而除夕前一  
日

邛訓病說

詩小雅小旻之魯章夾孔之邛巧言三章維主之邛傳箋皆訓

邛爲病也。案邛从邑工聲地名又人名。陳風邛有旨茗。註謂邛也。又縣名。史記司馬相如築興臨邛。令王吉相善。其訓爲病。他無可證。廣韻所云勞也病也。蓋本詩之傳箋。冢疑邛字皆窮之段。僭小旻言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此謀。猶之窮巧言章。讒人止而不供職事。維王窮於用人矣。說自可通。但不必但曰邛爲病之解也。邛與从刀之邛讀若昂者有別。近刻注疏本誤但邛讀本集傳未誤。匪其止其箋疏曰止爲廢。曰其爲供。謂非於職廢此供奉而已。但未致確。

### 餞訓進說

小雅巧言三章。盜言孔甘。亂是用餞。傳云餞進也。案餞不見許。

書而其爲字當是从食炎聲其義則與饜飽諸字相侶謂食之  
酣足也詩從上句甘字生出侶確有此字不知許書何故遺之  
而新坳夾不之補也此詩盟長一韻盟讀茫長讀平聲也盜暴  
一韻甘餒一韻其邛一韻屢盟信盜云者凡盟所曰要約和好  
俾無異言也乃愈盟而愈讒亂是用長也盜曰暴爲事其凶耳  
當而讒人之凶有同於盜是亂是用暴也旣同於盜柰何信之  
由其甘言曰餌如食之可口故不覺其至於餒也盟與盜皆譬  
喻之辭而傳箋疏之說盟若干言謂盜爲小人爲賤者引左氏  
公羊何休之釋公羊若干言實爲辭費而此於餒之訓進夾未  
爲銓詰矣

來牟說

說文來下曰周所受瑞麥來麤也二麥一牟

詩疏引說文作周受來牟也俗一麥

二牟各本俗一來二縫此從段氏本

象其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

曰詒我來麤

詩俗來牟

段氏注引鄭康成詩箋曰證之案詩箋云武

王渡孟津白魚躍入於舟出涘曰燎後五日火流爲鳥五至曰

穀俱來疏云武渡孟津至曰穀俱來皆尙書文太誓云惟四月

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

所引注語未錄

又云太子發升舟

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曰燎之又云至於五日有火

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鵬其色赤其聲魄五至曰穀俱

來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鵬當爲鴈

鳥也。書說曰：鳥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鳥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鳥穀，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牟穀，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也。周自后稷以來，得穀瑞者，唯彼云：「已穀俱來。」此言來牟。彼云：「穀至。」彼此交相證明，其事同也。太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符后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爲一日五來，爲當異日也。」言五至已穀，則弟五至時，乃有穀耳。彼穀此牟，理當爲一。故云：「此謂遺我來牟也。」若如此說，則來爲來牟本字。因天所來，而引申爲行來之來。是武王時方有來字。而禹謨四夷來王，先有來字，又何說也？玉篇謂徠爲來之古文。余曰：前漢郊記歌天馬徠，證之。疑徠爲來往之本字。而

字書又謂徠卽勑說文勑勞也孟子勞之來之謂當但勑徠乃勑之俗字又疑貽我來牟繫指后稷言如生民之詩之言誕降嘉種者則稷在唐虞時正製字之世字固非倉頡一人製也而如瑞麥及天所來云云無證若康成所據尙書者乃河內女子僞泰誓篇蔡氏書傳曰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僞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僞泰誓是也未足爲許氏證且許爲安帝時人鄭爲建安時人許必有本乎往訓者當引證於許前也旣而思之得許說之所本足曰正段注之誤而杜正斲鄭箋之誤僞泰誓所稱者穀章合曰證來牟已屬非確而如所云是至武

王時始有麥也。然則堯命稷播時百穀，而麥尙不在百穀之中乎？且思文之詩，明言麻麥，幪幪矣。是稷時先有麥而來，字之所已配也。然而許瑞麥及天所來也之說，何所本乎？案生民章，誕降嘉種。毛傳云：天降嘉種。而閟宮之詩曰：是生后稷，降之百穀。此又毛之所本。孔叢子曰：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遂曰：興孫氏瑞應圖曰：舜時后稷播植，天降秬秠。故詩曰：天降嘉種。是知謂誕降爲稷，自降之於土者，乃宋呂後之說。唐以前無此說也。當時神后稷之生，故呂爲種皆天降。然則貽我來牟，當大佗如是解。貽后稷非貽武王也。許惟曰：周所受瑞麥，未嘗指定武王。大未嘗指定何時。說文自

敘其稱詩用毛氏毛之傳來牟也曰麥其傳誕降嘉種也曰天降嘉種此非許說之所本乎況神異后稷之說當時競傳殆許所習聞固非若五至呂穀俱來之說僅見偽泰誓一篇也

### 倪天之妹說

倪說文譬諭也

段注依詩正義改作諭也

一曰聞見

段注依爾雅聞倪也改作聞見聞音諫

从

人从見詩曰倪天之妹毛傳倪磬也箋尊之如天之有女弟正義曰此倪字韓詩文作磬則倪磬義同也說文倪諭也箋與譬喻之言合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案說文於从人从見之義不相應則雖有脫誤矣而毛氏詩於倪天之妹訓倪爲磬韓詩則於詩文直作磬天而其義不甚可解夫說文訓倪爲



諭諭訓爲告而經傳多作諭或曰爲比方之辭故於詩解爲譬如天妹猶可通也而傳之訓爲磬者何也磬樂石也从石鼓形譬義皆與倪不近引申段偁皆所不到不知詩疏所謂倪磬義同者何據若其謂俗語曰譬喻物爲磬偁然者始魯地有此土語然土語多有音無字安見其爲磬偁二字此可曰證磬之與倪義同乎故欲釋文王之什之倪惟說文近之傳疏皆無可憑也

文定厥祥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說

案文定厥祥承上大邦有子倪天之妹而言文王於是定其爲祥而行親迎之禮其先之納采納吉納徵請期諸禮已包括於

定厥祥二字中矣。毛傳謂文爲太娼之有文惠，殊與下文意不相屬。箋曰：文爲文王昆也。造舟爲梁者，萃爲大邦，文爲世子，貴盛之嫁娶可已。盡禮備物，車馬輜重，夫必藉度，故須造舟。梁曰，便往來。如今之浮橋，編筏爲之。此常事，非異事也。而傳及箋疏必引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之有等差，謂文王欲盛其婚事，必用天子之制，然後爲榮。故云造舟。又云文王敬重婚事，始作而用之。此泥一造字。但文王始創爲此舟者，不思舟楫見於說命，是殷已有舟。而造舟維舟云者，乃爾雅釋水之文。在周公定制之後。若文王初婚時，武王且尙未有而何有天子造舟之說。文王復溺情婚事，不顧踰分害義而僭用之乎。且

爾雅之造舟李巡孫炎皆謂比舟曰渡而舟之多少無明文意當較諸侯之維舟爲盛要之此詩所謂造舟曰多舟比於而行耳非製造之謂而胡曰謂文王始造此舟梁也不顯其光云者不爲丕之段偁字丕者大也此歎美文王親迎時儀容物采之盛大有顯光非謂造舟一事而傳箋乃謂造舟然後可曰顯其光輝亦不免文害辭辭害志矣

### 出王游衍說

出王游衍毛傳王往游行衍湍也鄭箋天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湍相從視汝所行善惡正義此出王游衍還是上戲豫馳驅之事大自恣之意也集傳言出而有所往衍寬縱之意言天之聰

明無所不及。無一物之不體也。案出而往游而衍。皆明旦之天。所及察。故人當無處不敬。箋訓及爲與而連天。與人併言之。不免迂回。故正義與集傳不爲附會也。又說文及逮也从又人。徐曰及捕人也。會意。案及逮也。宜作逮也。及之从又从人者。謂目手捉人。故徐曰爲捕人。是也。隶从又持尾。大是此意。故二字相爲表裏。捕人者從後持其尾而執之。故謂之及。大謂之逮。猶俗云碑上也。由捕人而引申之。爲由此至彼之義。經傳所用皆是也。鄭箋訓及爲與其義便隔。

蘇清山先生文集卷一終

男式常校梓